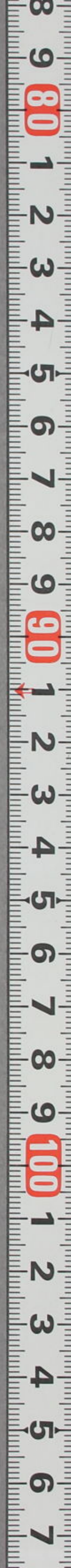




野容叢書

五

增 5  
119  
5





門 1 晉 5  
號 119  
卷 5

北氏  
本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九

宋長洲勉夫王赫著

明秀州元發張昞校

杜詩言荔枝

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  
布衣台背老勞生重寫翠眉須歐本作勞人害  
馬或者又引西漢害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余  
謂此二字初非爲荔枝之故杜詩之意自有所



六



據按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  
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上書曰交州獻荔  
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之害  
頓仆死亡不絕道路杜詩勞人害馬正述此耳  
其意因傷時事故引此故實為言非虛語也子  
美自傷以有用之才放棄丘壑終老不用果物  
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乏雖勞人害馬有所  
不歸時政如此為可傷也杜詩之意如此題曰

解悶信有以夫杜又有詩曰憶昔南州史奔騰  
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舉此以驗勞  
人害馬之說為不誣矣或者乃曲為之說謂勞  
人重寫翠眉須作鬚眉之鬚鬢甚矣又考貢荔  
枝自趙王佗始生致荔枝其弊非始和帝蓋起  
於武帝之時觀三輔黃圖謂漢武帝破南粵起  
荔枝宮荔枝自交趾連年移植於庭無一生者  
後遂不復時其實則歲貢為郵傳者疲敝於道



極為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始罷其貢

溫庭筠

唐書載溫庭筠才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未  
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  
鄙之授方城尉余觀其集有開成五年抱疾不  
赴鄉計書懷百韻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  
侍御蘇端公韋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一詩  
其間有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昔皆言爾

志今亦畏吾徒有氣干牛斗無人辨  
轆轤積弊方銷骨微瑕懼掩瑜  
蛇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  
欲就欺人事何能追鬼誅是時先  
大中未幾二十年其不平之氣見於詩者已如此則知云云  
不但在大中之末又考東觀奏記有責授庭筠  
隨州隨縣一詞乃裴坦之作

董仲舒公孫弘

前漢董仲舒傳云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



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公孫弘傳曰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至太常上策武帝紀則曰建元元年詔丞相等舉賢良自是五年之後改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據傳所言則公孫弘復舉賢良在元光五年據紀所言則元光元年公孫弘董

仲舒出焉一說不同如此嘗考武帝卽位以來凡兩開賢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且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卽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於併書耳考弘之出正係此時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弘傳謂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年



八十薨考之帝紀薨於元狩二年自元狩二年  
推而上之至武帝卽位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  
之弘於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而本傳謂五  
年亦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制正係弘所對  
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爲元之說益  
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可無疑者史記西京  
雜記亦皆言元光五年弘舉賢良失矣石林燕  
語亦然第未深考耳

張良有後

隨筆論張良無後謂有一事其一勸沛公因懈  
而擊秦軍旣解而追項羽此事甚於殺降宜其  
無後余謂不然良旣仕漢則盡忠於漢奚暇他  
恤哉觀其借箸前籌從容弭七國之爭通四老  
人談笑定儲君之位其功德爲如何高帝亦曰  
吾所以有天下者三傑而運籌決勝得子房之  
力則是基四百年之漢子房之功爲不薄矣豈



得以無後報哉僕因考之後漢司空皓晉司空華唐宰相嘉貞延賞弘靖九齡皆良之後也蕃衍盛大如此安得謂之無後哉後漢張皓傳曰六世祖良余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嵩嵩生睦睦生嗣嗣生皓自不疑以下數至皓恰九世吳郡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爲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張氏皆其後白樂天

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於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爾隨筆之說正與劉夢得謂張曲江無後之意同案曲江之後初亦未嘗絕也

麻胡

今人呼麻胡來以怖小兒其說甚多朝野僉載云僞趙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暴虐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毋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



卽絕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去江都令將軍麻  
祐濟波祐虐用其民百姓惴慄呼麻祐來以恐  
小兒轉祐爲胡又南史載劉胡本名坳胡以其  
面坳黑以胡爲名至今畏小兒啼語曰劉胡來  
啼輒止又會稽錄載會稽有鬼號麻胡好食小  
兒腦遂以恐小兒四事不同未知孰是緇素雜  
記止得一事

傳說

西齋詩話曰孫僅傳巖詩曰刑人一旦起幽深  
功業煌煌照古今謂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  
傳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貲是爲胥靡傭資  
也余謂此說是矣然謬用者不獨一孫僅而已  
自荀卿以來蓋已失之矣荀子曰鄉也胥靡之  
人俄而授天下之大器是指傳說也賈誼鵬賦  
亦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斯游遂就兮卒  
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張晏注曰傳說



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為相師古注不辨其非但曰胥靡相隨之刑是皆以傳說為刑人矣且傅巖之作豈特孫僅之誤前此如呂溫作傅巖銘亦嘗曰脫刑人之衣而被公衮之服又曰說始胥靡武丁即祚蓋已如此言矣

翟公

隋李元操詩曰聽琴旋蔡子張羅避翟公是矣唐翁綬詩曰君看西漢翟丞相鳳沼朝辭暮爵

羅是誤以翟公為翟方進矣人皆以門設爵羅惟翟公一出處不知前此嘗有是語鬻子曰禹一饋而七起曰吾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設爵羅

先醒

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為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為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



觀張釋之韓遂等傳所謂王生結韞公卿數言  
鄧先張談先皆此意也賈誼新書載懷王問賈  
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曰此博號  
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  
乃其正名非爲先生爲先醒也取其俱醉獨先  
醒之義

古詩香事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曰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

蘇合及都梁又曰麝毳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  
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  
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  
不可看老杜詩也茗谿漁隱謂王直方何鹵莽  
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有不行一  
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余謂漁隱  
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  
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觀廣志



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謂不行一  
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爲信然漁  
隱自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迷迭  
賦當時如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  
不但魏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蕭琛曰迷  
迭成章江總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鄭氏詩箋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逾其意而以文害辭

如四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  
忍予此詩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並興而作  
注謂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  
當此亂世詈先祖爲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  
祖不以爲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

陳胡二公評詩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他物不可當此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余觀陳輔之詩話，謂和靖詩近野薔薇，漁隱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牡丹，尤更親切，二說似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疎影橫斜水清淺，野薔薇安得有此蕭灑標致，而牡丹開時正風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風清之氣象，邪陳標蜀葵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牡丹詩曰：也共戎

葵較幾多，輔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

文選 楊妃鞮事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死於馬嵬梨樹下，店媪得錦鞮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白錢，由此致富，玄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鞮，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鞮，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鞮，銘有曰：羅鞮羅鞮，香塵生不絕。二說雖



不同皆言妃子有遺轡事余始疑其附會因讀  
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文組光未滅  
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轆郵童受踪跡私手解  
鞶結傳香千萬眼縷絕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  
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說

以蒲爲脯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  
而爲馬銑注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

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  
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爲馬不聞以  
蒲爲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常引  
以爲言歐陽詢藝文類聚蒲柳門載趙高此事  
謂出於史記誤矣

鼻祖耳孫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爲的對往往不究  
其義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



劬注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耳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舅孫舅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耳當爲仍非耳字也考方言聾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

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爲始祖似未爲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鼻

呼吸古人名字

前漢魏相傳相字無音人多呼爲平聲以弱翁之字觀之合作去聲唐詩曰身依魏相尊可據也郊祀志公玉帶爲公宿帶據顏師古注引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蓋其舊族合呼爲本音而



單姓玉者音宿如後漢玉况乃姓宿爾鼂錯傳  
錯字無音據班固敘傳曰故安執節責通誅錯  
蹇蹇帝臣匪躬之故作措字讀而潘安仁賦乃  
曰殞吳嗣於局下蓋獲怒於一博濟七國之稱  
亂翻助逾而誅錯是協入聲韻也此如史記司  
馬錯錯七各反又七故反僕又考之文字間言  
驚悸不定曰錯愕二字多讀為入聲而東漢錯  
愕不能對乃音措互知二音蓋通用四皓之園

公據陳留風俗記合云圈公彭祖姓錢名鏗據  
史記注論語注離騷注錢字音翦只此一音而  
前輩諸公多作平聲呼如胡嶧長短句是也蓋  
用唐韻音耳唐韻有平上二音

苻符二姓

苻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識文改為苻符融其  
先魯頃公孫仕秦為符璽郎以為氏故苻堅之  
姓從草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



陽郡王符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  
又有書從竹者皆失於不契勘耳余考漢碑隸  
書率以竹爲草少有從竹者如符節之字皆然  
今西漢書符瑞多從草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  
書符節爲苻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  
可不知顏魯公于祿書曰從草者爲姓從竹者  
爲印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果非姓乎

鳳尾虎頭

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崑東坡以鳳尾諾  
對虎頭州按晉帝批秦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  
形故謂鳳尾諾齊帝令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  
卽工諾者猶言制可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  
有鳳詔之語故觀者往往誤以爲鳳尾詔焉如  
陸龜蒙集所刊是也

陸士衡

陸士衡齊謳行曰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



物錯萬類陸產尚千石孟諸吞雲夢百二侂秦  
京余為不若以八九吞雲夢對百一侂秦京不  
惟親切且混然也

大唐唐國二錢

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不知才  
乏三百年之唐謬也按南唐書元宗即位鑄唐  
國通寶大唐通寶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  
為輕小元宗即璟也

解菜

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殺之具以相煖  
熱名曰開葷於理合曰開葷此風已見六朝觀  
東晉侯喪潘妃之女闍豎共營殺羞云為天解  
菜正其義也

拜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  
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



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  
八褻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  
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  
奇拜一拜也褻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  
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邪乃知禹聞善  
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  
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  
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

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合拜而不屈  
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為無據然又觀北  
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  
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骨利幹出日

歐公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腓於  
夾字韻內擷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骨利國  
地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煮一羊腓纔熟而東方



已明言其疾也漁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鑑云煮羊脾熟日已出矣所紀與史載通典小異郭次象謂羊脾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脾爲是考唐書骨利幹傳亦曰羊脾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曰羊脾此一字三說不同蓋脾脾脾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不敢必以爲孰爲正也然脾者肩也脾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爲熟之時似不相遠至脾則太速矣魯直詩亦曰數面欣羊

脾論詩在雉膏羊脾字魯直亦嘗用之不祖歐公也

蒼頭稱將軍

隨筆云今人呼蒼頭爲將軍其事本爲彭寵爲奴所縛謂妻曰趣爲將軍治裝注呼奴爲將軍欲其赦已也余謂此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呂臣爲蒼頭軍是則語蒼頭爲將軍亦已久矣又衛青爲奴後爲大將軍唐至德後官爵虛濫



大將軍告身纜易一醉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故岑參歌曰紫綬金章左右趨聞著卽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曰廝養爲將軍則知蒼頭奴爲將軍事甚多又按前漢鮑宣傳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爲蒼頭知此名起於漢矣觀後漢注秦人呼爲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列於良人又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有蒼頭軍二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他

國亦然蒼頭廬兒解在鮑宣傳而顏師古注蕭望之傳謂在賈禹傳誤矣

### 漢人稱謂

鼂錯更令諸侯謹譏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父稱子爲公蓋以此爾不知此乃史家之言非當時之實謂也如史記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烹鮮無久溷公爲也此



亦稱字為公陸賈子何嘗為二公哉漢書作毋  
久溷汝為也曰公曰汝竟不知其實謂不獨此  
也又如史記袁盎傳其兄之子種謂盎曰君能  
日飲亡苛漢書作絲能日飲亡何二史所云不  
同如此是未可深詰也固雖當時風俗渾厚又  
不應以姪對叔輒稱其字之理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石崇

豆粥咄嗟為誤石林謂孫楚詩有咄嗟安可保  
之語此又豈是以喏為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  
咄嗟殷浩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  
咄嗟猶呼吸疑晉人一特語耳僕觀魏陳暄賦  
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嗟復彫枯李白詩臨  
歧胡咄嗟王績詩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  
不見陳子昂詩咄嗟吾何歎司空圖詩笑君徒  
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是亦以為咄嗟貢父所



舉乃別一詩曰咄咄休休莫莫且陳暄葛稚川  
左太冲陳子昂李太白之徒皆在司空圖之前  
其言已可驗矣况復圖有前作咄嗟字無可疑  
者竊謂此語自古而然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  
意烏猝嗟李奇注猝嗟猶咄嗟也後漢何休注  
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明驗漢人語矣又  
戰國策有此咄咄嗟等語益知此語自古而然  
貢父所說固已未廣石林引孫楚詩且謂晉人

一時之語亦未廣也咄咄逼人乃殷仲堪語石  
林謂殷浩誤也殷浩語乃咄咄書空

一麾

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  
麾乃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  
麾非旂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  
去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此沈存中所言  
也因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孤



及劉夢得陸龜蒙等皆用一麾事獨牧之謂把  
一麾爲露圭角似失延年之意若如張說詩湘  
濱擁出麾如此而言初亦何害細素雜記謂牧  
之意則善矣言擬把則謬也自謂一麾於理無  
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公詩曰使麾請  
得印垂腰又曰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真得延年  
之意未嘗謬用余謂黃朝英妄爲之說耳牧之  
之誤正坐以指麾之麾爲旌麾之麾景文之誤

亦然朝英乃取宋斥社謂牧之不當言擬把而  
景文自用爲宜然則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豈  
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邪朝  
英又謂一麾事但不可以贈人余謂以景文詩  
使麾州麾字語入又何不可所謂貶辭者麾去  
云爾旣是旌麾何貶之有朝英又謂景文用一  
麾事直得延年之意則是延年以一麾爲旌麾  
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無一合理甚



可笑也筆談謂今人守郡爲建麾謂用顏詩事  
自牧之始此說亦未爲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  
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  
之誤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

金釵十二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  
于兩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  
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

者今多言金釵十二不聞用金釵二十亦循襲  
而然金釵十二行或言六鬟耳齊肩比立爲釵  
十二行白詩酬黠黠有金釵十二行之句白自  
注思黠之妓頗多故云似協或者之說然梁武  
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  
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此說爲不同

陳簡齋詩

簡齋蠟梅詩曰黃羅爲廣袂絳帳作中單旣言



帳又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傳寫誤以爲絳帳耳

韓白詩

樂天詩有紀年月日者於以見當時之氣令亦足以裨史之闕如曰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夏不雨旱熾熾有以見憲宗卽位二年久旱如此又詩曰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

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和六年二月晦爲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霽霽大雪其氣候乖謬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栢皆凍死況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凍民不聊生如此按東漢書延熹間太寒洛陽竹栢凍死襄楷曰聞之師曰栢傷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樂天此語正所以紀異也又觀韓退之辛



卯年雪詩亦曰元和六年春寒甚不肯歸河南  
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說正與樂天同

如臯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閒射雉歸來何以  
得卿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如訓  
往也非地名曰如臯坡誤用之耳古樂府張正  
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班詩皆以如臯爲地名  
用之此誤非始於坡余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

見趙次公亦引其間一詩乃知暗合孫吳又觀  
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旦來如臯  
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臯路能將巧  
笑回

西施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鷓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  
趙次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  
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施不契勘耳



余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為姓字耳  
既其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  
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計魁梧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  
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  
傳贊注曰蘇林注梧音悟師古謂魁大貌也言  
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顏之說如此而先

生作平聲則別從已見為義乎計魁梧者計度  
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言之也按後漢臧洪體貌  
魁梧注音吾故杜子美詩曰魁梧秉至尊杜正  
用後漢意又按史記張良世家曰余以為其人  
計魁梧後曾文清詩亦曰乃翁容貌計魁梧是  
又用史記意也二事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  
安可謂坡公自為已義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  
前漢所云未睹史記後漢故爾又考漢史贊張



良曰張良之智勇以爲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此意正祖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出而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今觀之耿小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韓杜詩意

子美螢詩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退之詩曰朝蠅不須驅

暮蚊不須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二詩皆一意所以諷當世小人妄作威福者爾

楓橋

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楓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祐詩爲證以謂楓橋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



及收之按收與祐正同時也又怪白樂天韋應  
物嘗典吳郡又以詩名皮日休陸魯望與吳中  
士大夫賡詠景物如臯橋烏鵲橋之屬亦班班  
見錄顧不及楓橋二字何也崔信明詩楓落吳  
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墟饒桂復多楓又知吳  
中自來多植楓樹

詩品

南史與世說竝曰顏延年問鮑昭已與謝靈運

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  
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  
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耳鍾嶸詩品則  
曰顏延年詩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  
虛散湯惠休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絲鏤  
金顏終身病之二說不同鍾嶸詩品謂郭景純  
游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度而云柰何虎豹  
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



趣也考今文選景純游仙詩七章無奈何虎豹  
姿戢翼棲榛梗之句此蓋別章刪去而不載於  
選耳

地名語訛

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爲樂蟠華  
州東有潼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  
山故名衝開後訛爲潼關鎮戎軍有笄頭山隗  
囂使王元猛塞雞頭道卽此也後訛爲訶屯山

涼州有姑臧縣河西舊事謂舊匈奴蓋藏城也  
後訛爲始臧婆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  
子採藥之所後訛爲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  
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後  
訛爲毛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渝縣蓋有渝水  
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隰州石樓縣本  
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胡語之訛也此類  
甚多



鸞匹蠟

毛詩弁彼鸞斯鸞鳥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  
鸞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鸞斯失矣曲禮  
庶人之摯匹鄭箋謂說者以匹爲鴛按廣雅鴛  
鳴鴛也蓋古字省文作匹鄭當直解匹爲鴛何  
侍引說者之云東京賦淵游龜蠟郭璞謂靈蠟  
能鳴則此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  
名字林太龜似狷不知似狷乃以胃二字傳寫

誤加偏旁耳按周禮考工記梓人刻畫然器狀  
諸蟲有以胃鳴者有以胃鳴者蠟蓋胃鳴之蟲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九 終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九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十



宋長洲勉夫王楙著

明秀州元弢張昞校

絕交論

劉孝標絕交論如曰寵鈞董石權壓梁竇摩頂  
至踵墮膽抽腸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  
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是曰賄交其流  
二也頽頽蹙頞涕唾流沫敘温煥則寒谷成暄



論嚴苦則春叢零葉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  
陰慘憂合驩離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衡重錙銖  
續微影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  
賈嚮云此正韓退之送窮文鋪敘五窮之體  
五窮之大意祖楊子雲逐貧賦王延壽夢賦而  
鋪敘又用此體焉得謂無所本哉

博識

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

物君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  
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雛衆莫識惟東方朔  
識之二說不同尚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獻異  
鳥者時人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  
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後漢時有鳥頭長五  
尺雞首燕頰備五色而多青光武問百官咸以  
爲鳳蔡衡獨曰多青者鸞也上善其對晉說曰  
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上慘然曰此



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曰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裸而被髮反縛枷一手足以問羣臣莫能對劉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昔貳負殺窆窆帝乃梏於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山海經上大驚於是羣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古人博識如此等

衆往往得之於山海經爾雅獨蔡謨讀爾雅不精誤食螾蜺取後世譏爲勤學者之誚

歐陽公詞意

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上聲滴碎荷聲云云末曰水晶雙枕旁有墮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爲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在苒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免過公遂賦此詞余觀此詞正祖李商隱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



醉消石榴海栢枝相交水紋簾上琥珀枕旁有  
墮釵雙翠翹又池外輕雷亦用商隱芙蓉塘外  
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花間集中語  
歐詞又曰欄干敲遍不應人分明窗下聞裁剪  
此語見韓偓香奩集

花睡足

楊妃外傳載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太真卯  
酒醉未醒侍兒扶而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邪

海棠睡未足耳故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  
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用此事也又觀李賀詩  
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沉檀轆轤呀啞  
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以芙蓉睡足事爲西  
施用亦佳唐詩亦有一枝嬌臥醉芙蓉之語

五言協律

杜牧之詩曰凡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一千年  
際會三萬里農桑又曰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



周曰二三里遺堵八九所高丘孟郊詩曰見說  
祝融峯擎天勢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  
唐詩多有此體雖若齟齬其實協律不但七言  
爲然元微之詩曰庾公樓悵望巴子國生涯賈  
鳥詩曰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峯寒

俗語入詩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祐詩銀注紫  
衣擎許渾詩橘邊沽酒半壘空元微之詩櫓窾

動搖妨客夢杜子美詩遮莫鄰雞下五更權德  
輿詩遮莫雪霜撩亂下杜荀鶴詩子細尋思底  
模樣曰帝鄉吾土一般般曰萬般無染耳邊風  
張祐詩歸來不把一文錢曰酒引嬌娃活牡丹  
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開杏樹旁邊碎客來  
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曰萬事風吹過耳輪  
曰朝回不向諸餘處曰若教更解諸餘語曰新  
晴草色暖溫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此類甚



多旁邊二字見徐陵雜曲

沈宋

學林新編曰子美懷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沈宋非沈約宋玉乃沈佺期宋之問也佺期之問聯名當時見文藝傳司空圖曰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

宏思於李杜極矣元稹論李杜亦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宋玉在曹劉之先若謂宋玉不應言下薄

間平

事有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宗室用間平二字之類是也河間東平漢家二王封號間平難於拆用間猶言中耳今言間平似無義理然用此二字其來舊矣北史論齊文襄諸子雖有謝



間平徐陵啓有間平龍國之語又人之雙名有不可拆言者如金日禪之類是也東漢黃鳳碑有司馬莫闡相宋庾信銘有年消張辟詩有無復申包之語

借對

借對自古有之如王褒碑年逾艾服任隆台袁江總作陸尚書誄鴈行攸序龍作間才沈約墓志以彼天爵鬱為人龍之類是也對偶中有一

兩字者如梁元論曰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雖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之類是也

蝶粉蠶黃

草堂詩餘載張仲宗滿江紅詞蝶粉蠶黃都褪卻注蝶粉蠶黃唐人宮繖觀李商隱詩有日何處拂曾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蠶黃知詩餘所注為不妄唐花間集郊無此語或者謂蝶交則粉落蠶交則黃落



用事相等

魯直詩羅矮金盞肯持送按莎殘菊更傳格注詩者但知按莎字見曲禮不擇字注至羅矮則引玉篇注曰羅短也矮不長也不知此二字見春官附音注下謂羅雉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為羅雉雉正作矮字呼也前輩用事貴出處相等傳注中用事必以傳注中對此如荆公詩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

送青來護田排闥皆西漢語也謝遺詩亦曰按掌蕉葉展新綠從便桃花舒小紅

物性喻人

喻人作事有狐疑猶豫等語皆以物性言之狐多疑慮故曰狐疑猶恐人害也每豫上樹故曰猶豫謂人解事曰能無人同共曰獨能與獨亦獸也據說文能熊之類獸中稱賢獨如虎行土無侶以至謂狙獒狡狴之類是也又造次謂



之率然按雜俎常山有巨蛇首尾尤大或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腰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法所謂率然者此也然皆喻其一端惟狼之喻尤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戾言其專復則曰狼很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 水調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其間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知後人譌為強虜余考周瑜傳黃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焰漲天知檣櫓為信然

### 薦疏

孔融上表薦禰衡曰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



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應瞻上疏薦  
韋泓曰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純心  
清沖才識儔濟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秘書丞  
珣瑯臣王暕年三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  
冠冕古之薦人皆言幾歲及稱其字今之薦章  
罕有此體豈當時以其字素著故邪此體至唐  
猶在觀令狐楚薦齊孝若亦曰竊見前進士高  
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云云范雲讓封侯

表曰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  
尚棲約思致恬淡此稱年而不稱字而唐韋處  
厚薦皇甫湜崔顥薦樊衡亦用此體乃知唐人  
撰述皆有所祖

無恙無他

今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  
無他乎音徒何反徐鉉注云今俗作地食遮反  
如魯直詩於坡字韻協歲晚喜無他之句是也



又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此意與無他同東方朔神異經謂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入則病名曰恙嘗近村落入人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得無憂病謂之無恙神異經謂毒獸與前說不同

楊妃竊笛

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主至天寶初已無存

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闕風笑之也唐史申主以開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年薨寧王邕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真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主雖已死而寧邕二王尚存是以張祐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曰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真簾卷異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王



迴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  
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蓋紀其  
實也惟容齋認楊妃爲天寶三年方入宮所以  
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真進冊貴妃非入宮時  
也集中謂虢國竊邠王笛而百斛明珠乃謂妃  
子竊寧王笛此說不同

張祐

百斛明珠載楊妃竊笛張祐詩云云劇談錄載

唐武宗才人孟氏卒張祐詩云云一述明皇時  
事一述武宗時事二事經涉八九十年其懸絕  
如此張祐唐書無傳有文集十卷不著本末其  
粗見於松陵集顏萱序中曰過祐丹陽故居已  
易他主祐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兒椅兒杞  
兒三已物故惟杞爲遺孕與女尚存故姬崔氏  
霜鬢黃冠杖策迎門與之話舊歷然可聽琴書  
圖籍今屬他人橫塘之西有田數百畝力旣貧



婁十年不耕歲賦萬錢求免無所陸龜蒙亦序  
曰祐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及老大稍  
窺建安風格或薦之天子書奏不下受辟於諸  
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効去居曲阿性嗜水  
石悉力致之不蓄善田利產爲身後計死未二  
十四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觀二公所序可  
以見祐平生大略矣按松陵集時事在咸通間  
龜蒙所謂死未二十年之語推之祐死於宣宗

太中之初年是祐經涉十一朝也計死時且百  
二十歲其壽如此之長是未可深詰也祐嘗有  
詩曰椿兒遶樹春園東桂子尋花夜月中又詩  
曰一身扶杖二兒隨桂花叢談惟知祐有此二  
子不知又有所謂椅兒杞兒者併表而出之

### 東坡十算子

東坡謫居黃州作十算子云去其屬意王氏女  
也讀者不解張文潛得其詳嘗題詩以志其事



又嘗見臨江人王說夢得謂此詞東坡在惠州  
白鶴觀所作非黃州也惠有溫都監女頗有色  
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婿  
也每夜聞坡諷誄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  
其女踰牆而去坡物色之溫具言故坡曰吾當  
呼王郎與子為媼未幾坡過海不諧其女遂卒  
葬於沙灘之側坡回惠日女已死矣悵然為賦  
此詞坡蓋借鴻為喻非真言鴻也揀盡寒枝不

肯棲者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  
所也說之言如此其說得之廣人蒲仲通未知  
是杏姑志於此以俟詢訪漁隱謂鴻鴈未嘗棲  
宿樹枝惟在田葦間揀盡寒枝不肯棲此語亦  
病余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議前輩詩句觀隋  
李元操鳴鴈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旁坡  
語豈無自邪

古人句法



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問大夫之富  
曰有宰食力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  
數畜以對其間數車以對獨轉其語曰以車數  
對此古人錯綜文體左傳曰我之不共魯故之  
以曰是昆吾稔之日也移故之以倒用文勢如  
此下語此與匈奴傳必我也為漢患者同一句  
法

### 食榆皮

乙卯春歉甚淮人至剥榆皮以塞飢腸所至榆  
林彌望皆白或者咨嗟謂不知何以知此前漢  
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淮南萬畢  
術亦曰八月剥榆令人不飢知古者嘗以此為  
野飢之具是以庾信謝齊米啓曰剥榆皮於秋  
塞掘蠻鼠於寒山掘鼠事見蘇武臧洪等傳

### 烏龍黃耳

今諺有喚狗作烏龍語按搜神記張然續仙傳



韋善俊家有犬名烏龍呼犬有自也陸機黃耳  
傳書事前輩有謂黃耳非犬恐家僮姓名余考  
本傳與夫述異記知其為黃犬甚明崔豹古今  
注曰犬一名黃耳二者名犬舊矣

楊白花

今市井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其事見  
北史時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瓌偉胡太后  
逼幸之華懼禍及改名華遜去胡后追思不已

為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蹈歌之聲甚  
淒惻柳子厚有楊白花詩此正與漢宮人歌赤  
鳳來曲相似見趙后外傳

鸞鳳萬舉

漢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  
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  
舉蜚覽翱翔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方數余謂  
鳳皇上瑞之物豈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後一



出故衰周非其時而出焉孔子起何德之歎今  
宣帝之時鳳皇之出無慮十數次且每至動以  
方數又何其多邪竊恐非鳳如皇者且黃霸所  
指鴝雀之類者也此鸞鳳方舉史家大其說耳  
且鳳所以異者為其罕見且艱得故爾今其數  
出至於方數與燕雀何異安足貴邪

劉穆之

仰看飛鳥則應人必錯心在鴻鵠則學奕不就

此理之必然者史載劉穆之甚異內總朝政外  
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訪百  
端遠近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  
行聽受口竝酬對不相參錯悉皆瞻舉纔有閒  
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  
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一  
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土皆當無幾微錯  
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



百丈松

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此如九方臯相馬指其大略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簷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又如古栢行黛色參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栢此如晉人裁七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之理余觀諸

記深泥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

中酒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爲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之語齊已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輒極如傷宋玉風乃作仄聲或者謂平仄一意余謂中酒之中從仄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已祖此



南人為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為相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  
 觀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為僕射以問王儉七  
 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  
 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  
 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宋武帝亦  
 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  
 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詩人斷句入他意

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入他意最為  
 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  
 江閣是也魯直水仙詩亦用此體坐對真成被  
 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李杜齊名吾  
 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直不類矣魯直此體甚  
 多不但水仙詩也如書圃池寺詩退食歸來北  
 窗夢一江風月趁漁船二蟲詩二蟲愚智俱莫



測江邊一笑人無識詞曰獨上危樓情悄悄天  
涯一點青山小皆此意也唐人多有此格如孟  
郊夷門雪詩曰夷門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  
飲酒酒聲歡蘭入雪消雪聲激烈悲枯巧悲歡  
不同歸去來萬里春風動江柳

晉印

晉世官府印章不用故者每任則重鑄非若  
今之官府專用一印也觀孔琳之於義熙末建

言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  
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  
可勝言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仰禪天  
府非惟無益觀此知晉世惟尉用一印他官不  
然

賈趙二后

晉愍懷太子傳載賈后使人毒殺太子事首尾  
甚悉微而婢妾應答之語亦載其間此筆正放



前漢趙后傳作趙后使人毒殺曹官而司隸解  
光所奏千有餘言具得曲折宛然如今之獄詞  
事理灼然使人讀之百世之下猶爲之憤惋况  
當時乎

謚

本朝單謚文者惟楊大年王荆公二三人而已  
單謚正者無之蓋正之一字未易當爾復謚文  
正則有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考唐會要

單謚文者十九人單謚貞者四十人如閻立本  
輩亦曰貞是何正人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謚未  
免過許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曰叢七洗手<sub>ヲ</sub>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  
門又曰縱得紅羅手帕子當心畫出一雙蟬知  
唐禁中用紅乎巾紅帕子又曰聖人生日明朝  
是私地先須屬內監自寫金花紅榜子前頭先



進鳳凰衫知聖節內人通寫金花帖子進鳳凰衫又曰天寶年來勤政樓每年三日作千秋又知當時以三日爲千秋節可見其盛按會要千秋節咸令宴樂休假三日

後嗣

貢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其難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

產子三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出口錢其詞甚切想禹難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永平間將誅元愉妾李氏羣臣無敢言者敕崔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懷妊戮至刳胎桀紂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曰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尋至夭失乞舒李獄以候育孕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爲念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回



一聞是語甚爲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是心有能動其機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觀二公之言其利甚博又思世有不爲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刻爲術求媚於時嗚呼哀哉

文帝薄葬

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

葬以儉安神可謂知帝矣觀晉李琳傳不能無疑三秦人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多邪琳對以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二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木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此說以謂武帝固應如是多藏金錢財物已見於



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爲飾。炳然載諸史冊，以薄送終，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景帝違治命之意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絲帛不可勝計，數收其餘以實內庫，可驗古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

炯賦曰：咄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若徐而無隙，羸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則霸陵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紜如此。



丞相

古者以右丞相為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為右相，以仲虺為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為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為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丞相為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睿為左丞相，以王保為右丞相。非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左為上，其來久矣。馴至於今日，國家班次與夫鄉黨齒序之類，無以

左為尊。至於官職名號，又往往為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選中書之有左右，司記注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後右者。初不可一槩論也。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

元二之災

容齋隨筆曰：鄧騭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  
民饑荒。注即元元也。二字二點也。漢碑有楊孟  
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云：遭



元一坎圻人民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疑當時是有此語漢注非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則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陳忠傳曰自帝即位以後頗遭元

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忠以為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益信所謂元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忠仕於永初中則所謂元二之時正與鄧騭之時甚合益知隨筆所考為有驗矣

嫁娶

楊王孫生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羸葬此正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說救桓司馬石椁之



意同。祁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羸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厝題湊中，者梓棺槨，槨貧者畫衣袍，繪囊緹橐。又曰：今生不能致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感之心，而厚葬重敝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黎民相效，至於發屋賣業。又曰：無而為有，貧而彊。

誇送死。殫家遣嫁，滿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貢禹亦曰：衆庶葬理皆虛地上，以實地土，其過自上生可見。當時厚葬之敝也。夫孝無哀感之心，而以厚葬為禮梓者，東園祕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於殫家遣女，至於滿車風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尚爾况寥寥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郭璞先知

隨筆云世說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穴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公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此說蓋以郭為先知也世俗錦囊葬經為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即為元龜然能知水之為陸獨不能卜吉以免禍乎僕謂不然一飲一啄莫非素定況生死之大乎故術之精者可以預知而不可以預計景純

對王處仲謂今日必死亦知吾數止此無可奈何已景純自度不能以入術勝天理也孰謂卜吉可以免其非命乎然世有禳災延壽之理則有一說莫若修德

魏其侯傳

漢書載魏其侯事曰嬰守荊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焉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



嬰為傅七年粟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  
藍田南山下史記載此則曰竇嬰守荊陽堅齊  
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  
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  
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粟太子使  
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粟太子廢魏其數  
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此段史  
文不滿百字較之班史多二十七字班史三用

嬰字兩用魏其字史記兩用嬰字六用魏其字  
班史無孝景字史記凡三用之

史文因誤

漢書竇成傳曰為人上操下急如東カ溼ラ師古謂  
東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東史記則曰如  
東溼薪李廣傳曰諸妄ソウ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  
十人張晏謂妄猶凡也史記則曰諸部校尉田  
蚡傳曰竇嬰為大將軍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



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謂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史記跪起如子姪觀史記之文殊不費分解雖子姓之語出於禮記子姪二字亦近人情

十萬橫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爲工不知此八字已先見於梁矣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腦

日逐髓月支擁十萬以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又爲祖豫州墓志曰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又任孝恭表曰深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書腦日逐髓月支卽揚子雲腦幕沙髓余吾意宋武帝詔亦曰南腦勁越西髓剛戎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十終



東平公... 卷之十... 三



